

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

重庆简史和沿革

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编

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

重庆简史和沿革

邓少琴 等编著

重庆地方史资料组

一九八一年六月

目 录

重庆简史	邓少琴 (1)
重庆地理沿革简志	董其祥 (13)
一、氏族部落时期	(14)
二、封建郡县时期	(21)
三、开埠设市时期	(50)
重庆建置史略	管维良 (55)
一、上古时期	(56)
二、战国秦汉时期	(58)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62)
四、隋唐五代时期	(68)
五、两宋时期	(72)
六、元明清时期	(75)
七、民国时期	(81)
八、解放以后	(91)
重庆的街道	彭伯通 (104)
上编	(106)
一、从一九三六年的街名看重庆这个古城	(106)
二、前人有关城和街的记载	(111)
三、象九宫八卦的城门	(118)
四、上下半城的划分	(122)
五、市的设置和街道范围的扩大	(125)
六、马路兴建后街道的变化	(129)
七、城市面貌的根本改观	(134)
下编	(137)

重 庆 简 史

(公元前十一世纪——清末)

邓 少 琴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地当嘉陵江流入长江会口，从来在历史上就占重要地位。远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时，有“巴人”这个部族，在川东地区取得各部族间的统率地位，把“江州”这个地点作他的活动中心。当时的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州”字的意义，是说水中高地可居。重庆地当两江之会，三面皆水，很象半岛，所以称它叫做“江州”。现在我们又称它叫做“山城”。《华阳国志》和《水经注》等书，都说它是“巴子之都”，这是有历史根据的。

传说周武王征伐殷纣王会师牧野的时候，是联合过西方八国共同出兵，巴人是为周作过先锋队取得胜利的。后来周成王在东都洛邑（今洛阳）朝会诸侯，当时西方的国家，都带去了贡品：巴人用的是比翼鸟，蜀人用的是文翰，卜人用的是丹砂。巴人、蜀人与周代一直有着连系。蜀人居住在四川盆地西部，东与巴人紧密相邻，成为四川盆地中的两大部族首领，不时发生战斗。巴的北面是秦国，东北面是庸国，东面是楚国，南面是牂柯（今贵州地区），亦同为周的属国。约当公元前五世纪至七世纪，秦楚逐渐成为强国，巴人曾与楚联师伐邓伐申，打到河南南阳境

界；曾单师袭楚，打到荆门津乡；曾与秦楚共同出兵灭了庸国，分得鱼邑(今奉节等处)之地。巴国此时介于秦楚两大国之间，由于他的部族武勇，还不失为一个独立的国。到了后来，秦兼并了西戎，楚并吞了江汉诸国，日益强大，巴人便受到限制，因秦楚两方压力，巴就逐渐衰落下来。到了周的季世，巴国有了内乱，巴将军蔓子，曾许楚三城，借兵平定内乱。事平，楚遣使索城，蔓子不割城给楚，自己刎颈用头颅谢楚，于是感动了楚王，礼葬了他的头，巴国亦礼葬了他的身；今七星岗将军坟，相传是为巴将军蔓子之墓。这时正是秦楚争强，均转向四川开拓，巴国逐渐为楚所迫，平都(今丰都)、江州都是巴人聚居的要地，相继不守，退守垫江(今合川)，楚更进逼，封其废子于濮江(今合川下游)，号铜梁侯。巴人最后退住阆中、与蜀王弟苴侯(封地在今昭化)和好结为比邻。到了公元前三一六年，秦师入蜀，蜀与巴、苴并为秦灭。这在古史上有些记载。一九五四年巴县冬笋坝有船棺墓葬群出土，其殉葬品中有虎纹、心手纹的铜兵器，犀牛钮的印章，都带了地方色彩，并出了一把铁斧。一九七二年冬，涪陵白涛区小田溪发现巴人墓群，出土有成套的错金编钟，虎钮铎于和其他的巴族文物近百件，从这些文物的形象花纹和工艺制作来看，巴人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并把农业生产大大推进了一步。墓葬出土的地点正是《华阳国志》所称的巴人曾立市于“龟亭北岸”，今天的小南海犹存留“车亭子”的称呼。《华阳国志》说：巴人的“先王陵墓多在枳”，枳就是涪陵，也是巴人活动的地区。巴人是用白虎作图腾，与今日出土的兵器花纹是正相合的。巴蜀比六国早亡九十年，自从为秦国吞并，独立的形势就此取消，原巴国所辖之地改称巴郡，巴郡的治所在江州，张仪在此筑城，成为统治的据点，这是重庆筑城的开始。秦人占有巴蜀的布帛金银，充实了

军用，并用巴蜀的旅劲，从上游用兵征服了楚国，从此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传到二世，由于政治的苛虐，力役的繁兴，不到二十年间，农民揭竿而起，推翻秦王朝的残暴统治，造成楚汉相争的局面。刘邦退据汉中，利用巴蜀的富饶，和巴人的劲勇，终于打进关中，消灭了项羽。在公元前二世纪，建立了西汉封建帝国，定都长安。四川此时，工业逐渐开发，生产随之提高，到公元八年王莽做了皇帝的时候，成都已成为全国五大都市之一，重庆也有相当繁荣。王莽在政治上要求复古，赋役繁重，工农失业，赤眉绿林相率起义，摧毁了新莽王朝。刘秀在这一运动中，依靠河北地主官僚的支持，重新树立了东汉统治。同时公孙述亦利用这一机会在四川自称天子，遣将军任满攻下江州，尽有益州之地，今奉节的白帝城，是公孙述屯兵筑城的遗址。经十二年的割据，刘秀派兵取述，江州是最后陷落的。到公元二世纪，东汉末年，由于土地的兼并和连年的灾荒，又有黄巾起义，四川马相自称天子，旬日之间占有三郡，并杀戮了巴郡太守，这是汉皇族刘焉作益州牧的时候。后来另一位皇族刘备，利用荆州地主的武装力量，请诸葛亮当他的军师，从刘焉的儿子刘璋手中取得了四川，并统治了汉中和云南，建号称尊，成为三国蜀、魏、吴鼎立之局。刘备据蜀，两传共五十年并入于魏。

四川当秦之世，巴寡妇清，是以丹砂致富，并以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为她筑“怀清台”。到了两汉时期，由于农田利用了灌溉，盐铁银铜的大量开发，以及山林果实的培植，前汉盐铁成为国家专卖、成都、广汉并设有工官。川东的鱼腹（今奉节）、朐忍（今云阳）有橘官、朐忍，还有盐官。后汉矿产开发更有增加，川东的宕渠（渠河流域）出铁。涪陵出丹，手工业得到发展，人口因而殷实。巴郡由前汉的一五八、六三四户，增加到后

汉的三一〇、六九一户，由前汉的七〇八、一四八口，增加到后汉的一、〇八六、〇四九口。《华阳国志》载巴郡在公元一五三年是四六四、七八〇户，一、八七五、五三五口，王隐《蜀记》后主降魏送士民簿男女九四〇、〇〇〇口，约相当于后汉巴郡人口数字。这可看出人口的激增，是与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西汉时代，巴蜀属益州统辖，巴郡辖地西至阆中，东抵奉节，北接汉中，南尽黔涪。前汉领十县，后汉增辟三县，郡的治所，仍然是在江州。杨雄《蜀都赋》所描写的“分川并治，合乎江州”。岑彭伐公孙述时，据《后汉纪》所载，称“江州城固而粮多”。西汉巴郡的治所，应是今重庆大城。至《华阳国志》称“汉世郡治江州巴水（今嘉陵江）北有柑橘官，今北府城是也”，此应在东汉之世，曾一度移住江北，今江北旧城西，发现汉墓多处。后来仍迁回大城。《华阳国志》载，公元一五三年，巴郡太守但望建分郡之议，描写郡治江州当时情形“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灾，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亦合今日之大城情况。又谓江州清水穴产堕林贡粉，膏晖鲜芳。又有荔枝园，熟时太守在树下宴会僚属。又有然、杨等冠族，世为大官，说明当时江州物产相当驰名，城市繁荣，而且有大的官僚地主。近年从两江的南北两岸发现不少的汉墓中有铜鼎、铜洗、陶俑、陶马及其他多种文物出土，也可看出当时的一般厚葬情况。重庆大学滨江崖畔有公元一五五年至一七二年间的“永寿”、“延熹”、“熹平”等年号的崖墓题记。沙坪坝出土浮雕画像石棺，上曾家岩石壁上隶书有“杨仲坚”三大字题名，磐溪有汉石阙，苏家坝有浮雕伏羲、女娲的石室墓，董家溪出土特制“延光”年号的墓砖，相国寺出土七十余件随葬品的汉崖墓，

当然有的还未发现，可说重庆近郊汉代文物的遗存是很丰富的。

巴郡在刘璋时期始分立为巴西郡（郡治在今阆中）、巴东郡（郡治在今奉节），连旧有的巴郡合称“三巴”。在三国蜀汉时期，江州仍为巴郡治所。刘备曾一度向孙权用兵，平分荆州，得而复失，当时的江州成为军事重镇。都护李严屯军江州，更成大城，周围十六里，更欲穿城后山，自汶江（今长江）进入巴江（今嘉陵江），使城为州，诸葛亮不可、乃止。今浮图关下鹅项岭，便是当年凿处。公元二六三年蜀汉被灭于魏，改归梁州（治汉中）统辖，江州仍为巴郡治所。至司马炎篡魏，是为西晋，用王濬为巴郡太守，委以巴峡布防的责任，旋升任益州刺史，大治舟舰，准备伐吴，但大禹庙的松柏是未遭砍伐的。《华阳国志》载江州的涂山即有“禹王祠”和“涂后祠”的存在。公元二八〇年王濬率巴郡舟师东下灭吴，结束了三国纷争的局面。西晋统一仅十余年，又酿成八个皇族互相争夺，发生混战，破坏社会生产，引起严重的荒旱，致使北方人民大量流离，给人民带来惨重的灾难。资人李特亦因陕西旱灾率领氐羌流民入蜀就食。益州刺史罗尚、逼其逃回故地，竟为李雄（李特的少子）所败，移屯巴郡。罗尚死后，继任的刺史郡守，迭相仇杀用兵，巴郡大为荒芜。李雄之乱，益州流民流入荆襄至十余万家，城邑皆空，野无烟火。李雄据成都称帝，占有梁益二州及云南之地，并在巴郡设置“荆州”。其后李寿引僚入蜀，布满巴西（今阆中）、渠川（渠河流域）、广汉、阳安（今简阳）、资中（今资阳）、犍为（今彭山）、梓潼山谷中十余万家。蜀本无僚，至是城邑亦为僚进占。到了宋代，重庆的南境还有南平僚存在。在这一时期中，长期遭受兵灾人祸，户口为之大减，《晋书·地理志》载：巴郡县四，户三千二百；巴西郡县九，户一万二千；巴东郡县三，户六千五百；涪陵郡县五，户四千二

百。晋世分立的四郡，合起来即汉代巴郡一郡。四郡合计仅得二六、〇〇〇户，比之汉代耗损了三分之二，这真是四川历史上一个极大变动时期。

当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后来并入北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再转变为北齐、北周，是为北朝；东晋仅保有东南半壁，又更代更为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是为南朝，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四川在东晋、宋齐梁时期，皆为南朝所统治，但在东晋，曾一度为前秦苻坚所占有，派姚萇为宁州刺史，进屯“垫江”（即江州的阳关、李雄于此置垫江县），当时巴东郡乃为晋有，巴僚部落首领曾为晋出兵青谷（今陕西境），抵御秦师，曾回攻成都，欲夺回城守，及苻坚败于淝水，晋兵始进驻巴郡，收复益州。宋于巴郡置三巴校尉，兼辖建平（今巫山）、巴东、巴西、梓潼四郡。齐以巴遭群蛮扰乱，置巴州刺史，兼领巴东太守，并辖建平郡、巴郡及涪陵郡。梁以武陵王肖纪镇蜀，于巴郡置“楚州”，这是当时的建置情况。宋齐梁时期，四川已有佛教的造象，而以梁代为最多，亦最精，今北碚缙云寺尚有存者。梁武帝崇奉佛教，并以之作为统治工具；曾三次在同泰寺舍身，卒不免于饿死台城。肖纪随即称帝成都。湘东王绎亦在江陵即位，纪率兵争取江陵，兵败身死。成都空虚、遂为尉迟迥所攻下，地入西魏，又改楚州为巴州。北周继之改巴州为楚州，仍领巴郡。武成三年（公元561年）又改垫江为巴县，巴县之名一直沿用至今。于时群蛮有冉、向、田三姓，阡落最大，屯据三峡，遏断江路，自称王侯，并攻陷信州（今奉节）。陆腾屯兵汤口（今云安河口），讨平群蛮，开通江路。北周末世，杨坚以外戚独揽政权，益州总管曾起巴蜀十八州之兵讨坚，杨坚终于公元五八一年自立为帝，改称大隋。公元五八九年出兵渡

江，攻灭了南朝的陈，中国到此时复归统一。

隋统一中国，改“楚州”为“渝州”，盖以巴所居渝水得名。下至唐、前后蜀、北宋皆名“渝州”。唐初分全国为十道，渝州隶山南道，后分为十五道，渝州隶山南西道，道治梓州（今三台），州治巴县。唐司空曙《发渝州寄韦判官》“红烛津亭夜见君，繁弦急管两纷纷”一诗，反映渝州当时尚不失为富庶之区。渝州之南为南平獠地，后称霸州（羁縻州），隶于渝州。有州人侯弘仁从牂柯开道经西赵（今贵州）出邕（今广西）以通交桂蛮徼，招降二万八千户，此为渝州向南开辟最直捷的交通道路。唐代四川的生产极为发达，有扬一（扬州第一）蜀二（蜀第二）之称。唐玄宗时曾改渝州为“南平郡”。玄宗因安禄山之乱幸蜀，成都命名“南京”，曾利用蜀中财赋以收复东西两京，曾把剑南节度使改称西川节度使；并置剑南东川节度使，领梓遂等十二州，又增领昌渝合三州，至是四川有东西两川之称。川东当天宝之后有段子璋，杨子琳之乱。杜甫诗：“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又：“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所云，时天子命隆璿以三千神策军，平蜀中之乱。）

在九世纪前半期，中国又进入五代十国纷争的局面，四川先后为王建、孟知祥所据，称前后蜀，几与梁唐晋汉周相始终。是时南平高季兴亦据荆州归峡之地，西窥夔万忠涪，数由水道进犯，蜀于夔州置守江军，忠州置镇江军，涪州置武泰军，更以合、遂、泸、渝、昌五州置武信军，以资捍卫。至前后蜀时期，重庆屹然为川东重镇。公元九世纪六十年代，后蜀为宋所灭，复归统一。分川峡转运使为益、利、梓、夔四路，后改为成都府路（治成都府）、利州路（治兴元府今南郑）、潼川府路（治潼川）、夔州府路（治奉节）。渝州由成都路改隶夔州路，领巴县、

江津、璧山、南川四县，及溱州(今贵州遵义境)羁縻州。提刑司曾一度由夔州迁治来渝，后以南川及溱州诸寨隶南平军。北宋末年以州人赵谔悖戾伏诛，改渝州为“恭州”，迄于南宋，孝宗把他的第三子恭王承继帝位，是为光宗。光宗是九月乙丑(初四日)生于藩邸，即位后把他的生日称为“重明节”，恭州潜藩升为“重庆府”，这是重庆得名的由来。或以为地在顺庆(今南充)、绍庆(今彭水)之间，故名重庆。在此期中，蒙古已突起漠北，打败了西夏，侵入陕西，并占了仙人关(今凤县西南)、阳平关、蜀口诸郡为之不守，成、潼、利诸州郡相继破没，成都三次失陷，全蜀震惊。制臣彭大雅乃大事抢修重庆城，为守蜀根本之计，四川乃立定了抵御蒙古族侵略的抗战据点。旋余玠出任四川制置使，总理四川财赋，兼夔路转运使，于重庆建立帅府，用冉璘、冉璞建议，把合川城移在钓鱼山上，重设防守，蒙古主蒙哥围攻钓鱼城不下，为炮火所震，竟殁于北温泉。后来制置使朱禔孙更于江北置“多功城”(今江北翠云寨)，因崖据险，与重庆城互为犄角，以御蒙古来攻，继续发动了地方人力物力，为南宋政权巩固上游形势，坚持抗战四十年，重庆城守终以众寡不敌，久绝外援，于公元一二七八年正月失陷，次年正月钓鱼城亦相继不守，又踰月宋帝昀有崖山之难，重庆一隅与南宋共存亡，在历史上写出煊赫的一页。

蒙古武力占有中国，远征中欧，建立了横跨欧亚两洲的元蒙帝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以重庆为四川南道，设宣慰司，镇夔、施、黔、忠、万、涪、云等州，后改为路，设总管府，割忠、泸、涪，合四州来属，并设四川中书行省于重庆，后移成都。元人统治中国、在种族习俗上均有歧视，以是工农生产遭到破坏，民族间仇恨日益加深，农民迫而起义，统治力量随之崩溃。元代四川户口八二、〇九六户，五一九、三六六口。元末随州农

家子明玉珍起义青山（今随县南境），受徐寿辉节制，进屯湖北沔阳。旋取粮于蜀，因闻重庆可取，遂于公元一三五七年占领重庆，国号“夏”，今城中旧长安寺，是当时建置六卿之处。玉珍死，世子升年幼继位，凡二主九年而亡，地入于明，复归一统。明改重庆路为府，置四川茶盐都转运司及按察分司。旋设重庆卫，领散毛沿边（后属施州卫）石砭两宣慰司及酉阳宣抚司，辖三州十七县。重庆府领巴县、江津、璧山、永川、荣昌、大足、安居、綦江、南川、长寿、黔江等县；合州领铜梁、定远等县；涪州领武隆彭水等县；忠州领丰都、垫江等县。在洪武初年，因旧址砌石高十丈，周二千八百余丈，环江为池，城门十七，九开（朝天、东水、太平、储奇、金紫、南纪、通远、临江、千厮），八闭（翠微、金汤、人和、凤凰、太安、定远、洪崖、西水），据石凌空，有天造地设之称，亦即今日重庆大城之形势。到了明代季世，播州（今遵义境）宣慰使杨友龙为变，陷綦江，总督移住重庆平定乱事。后有永宁宣抚使奢宗明遣将领兵二万奉调援辽，过渝索饷，遂叛据重庆进图成都，石砭宣抚使秦良玉来援，结营南平关（今南岸南城坪）以断奢兵归路，并进解成都之围，回师归复重庆。同时合州董尽伦率乡兵来援，战败殉节，今牛角沱沙碛中纱帽石即其死难之处。水西宣慰司同知安邦彦继反，贵州巡抚败歿，仍以重庆为军事重地，得以平定。明代由于朱元璋出身农民，着重恢复了农业生产，并扶植了工商业，成都、重庆工商业都得到相当发展，成为明代大商业城市三十余个之一。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民生活陷于窘困，农民起义随之爆发，李自成推翻了北京明代政权，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对农民起义军具有阶级矛盾，遂引清兵入关，清人不废一兵，竟统辖中国。李自成为清兵所迫，南走通城，为地主武装所杀害。同时张献忠已自

湖广进入夔关，攻下重庆，进据成都，称“大西国王”，建元大顺，四年之中，他对地主阶级的镇压非常严厉，地主阶级亦起而反抗，勾引清军，献忠遇害身死。自是重庆先后为孙可望、袁韬、白文选等所据。又李自成余部李来亨等率领农民起义军，占据川鄂间山地，是所谓“夔东十三家”，坚持抗清斗争，达十余年之久。是时四川大饥，重庆斗米值银四、五十两，至公元一六五七年，重庆始入于清。四川总督曾移住重庆。明清之际屡经丧乱，四川户口数字由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二六二、六九四户，三、一〇二，〇七三口，至清乾隆十八年前（公元1733年）突得七四三、〇八八户。

清沿明制仍称重庆府，领厅一、州二、县十，即巴县、江津、长寿、永川、荣昌、綦江、南川、合州、铜梁、大足、定远（今武胜）、涪州、江北厅（公元1758年由巴县分出），于重庆建镇，置总兵署，设分巡川东道署，并定盐引，行销楚岸，于重庆为盐载转运中枢。到十八世纪之末，清吏腐化贪赃，白莲教乘机倡言“劫运将至”，号召农民群众起义，湖北北部农民起而响应，四川徐天德、王三槐等亦随之兴起，占据川东，重庆成为军饷转运要冲。太平天国军兴，重庆始抽办百货厘金每两六厘，并筹办八省积谷，每两二分。时有李永和、兰大顺起义部队由滇入川，川东铜梁、永川、涪州等处农民响应起事。重庆等地组织反动武装，乃有团练总局之筹办，并加抽货厘以作经费。至公元一八六二年太平军入川，曾围攻涪州，向南岸驰去，过巴县一品场，乡人正演戏集市，太平军赠以“仁义场”的称呼而去。

自鸦片战后，五口通商，重庆始有教堂，教案随之发生。公元一八五八年法领事在京指索城中心高地长安寺及八省筹办公益会所，改修教堂，重庆人民坚持不允，至有公元一八六三年打毁天

主教真元教堂之事。公元一八八六年六月一日又以教首罗元义(罗保之)因故纠集流痞,凶殴重庆应考武举童生,死事者十一人,激起人民愤怒,教堂复被捣毁。两次教案,各赔偿二十余万两。罗元义、石汇于十二月在省定案,斩梟传首至重庆示众十日,以平民愤。公元一八九一年大足余栋臣捣毁龙水镇教堂,赔银五万两。公元一八九二年又以逮捕余栋臣激成毁教堂劫司铎的教案;川中十余县为之震动,事后总赔款百余万两,是为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由于《中英烟台条约》及《续约》之签订,重庆继宜昌开为商埠,英商立德罗初造“夷陵”汽船以开行宜汉,继造“固陵”汽划以入川,川人抗拒,出资十二万两赎买,交中国轮船公司招商局改行宜汉。公元一八九〇年重庆正式开为商埠,由川东道监理海关监督。次年英商太古、怡和、立德罗争来重庆设行,货船悬挂外旗,通行川江无阻,是为旗船之始。重庆开始发生反帝排外风潮。立德罗复以“利川”小汽轮于公元一八九八年试航来渝,正当余栋臣教案发生。又一年英兵舰“乌德科”、“乌德拉”亦开始来渝并上溯叙府(今宜宾),立德罗又以“肇通”商轮入川,适义和团事起,肇通改作金沙兵舰。德商“瑞生轮”入川至崆岭触礁沉没。公元一九〇一年德兵舰“阿纳利”及“大江”相继入川。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划南岸王家沱为日本租界,日商就此设立火柴公司作为内地之倾销。后又有英兵舰“威进”、法兵舰“都大”、日兵舰“伏见”相继入川,至是重庆江面外舰森列,英舰泊龙门浩,法舰泊弹子石,美舰泊玄坛庙。同时外商复覬覦重庆地区矿产之开发,有美人法公司指索真武山吊洞沟矿区,立德罗在江北龙王洞开设煤厂并架轻便铁路,人民起而力争,于南岸成立四合公司,于江北成立江合公司集银二十万两向立德罗赎回主权。由于帝国主义不断的侵略,以英帝为首,把长江流域划在它的

势力范围。重庆人民不断地与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重庆自开为商埠、人民怵于外力的侵入，咸思振奋，公元一八九三年有开办纱厂之举，以机械难以运入而罢。公元一八八六年设置电报局，上通成泸，下达夔万。公元一八九二年创办川东洋务学校，讲授英语数学课程，是为官立学校之始。公元一八九六年重庆设置邮政局；成都成立造币厂，因有部份机械水运沉没，迟延二年始正式开工。公元一九〇四年重庆成立总商会，并有织布工厂之出现。公元一九〇四年创设川汉铁路公司，股票多为随程附加或商户认购；次年即测勘宜夔路线。公元一九〇五年重庆创办警察局，及百货厘金总局，曾以苛索厘金全城罢市。公元一九〇六年重庆铜元局开工，系用川路公司股款二百万两购备英德两国机械成立，次年曾改作炼钢厂，委道员督办。公元一九〇八年烛川电灯公司亦集民股创办，开灯三百盏。公元一九〇九年川江轮船公司集资二十万两定造的“蜀通”拖轮首次开抵重庆，宜渝行轮实际五十六小时，行旅称便，是为四川人民自办川江轮船，定期开行载货载客之始。烛川公司亦扩充资本三十万两，全属民股，购备能供十六支光一万六千盏之机械安装，扩充营业。公元一九一一年川汉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反对铁路收归国有政策。阴历十月初二日重庆继武汉反正，成立蜀军政府，推张培爵、夏之时为正副都督，川东南五十七州县相继响应。十月七日成都独立、归附民军，泸州亦成立军政府响应革命，四川全省遂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进入民国。宣统末年（公元1911年）全省编户五、〇四一、七八〇户，五二、八四〇、四四六口。四川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物产富饶，亦为民国建置以来，南北军事争夺之区。

重庆地理沿革简志

董其祥

重庆地区的政区建置沿革，大致可分三大段。即：

战国时期秦惠王更元九年，周慎靓王五年（即公元前316年）以前，重庆地区及川东一带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还没有建立完备的国家。巴人建国，亦不过是以地缘为纽带的部族联盟，巴子为部族联盟的首长，其下还有许多半独立的氏族和部族。有了战争可以联合出兵征伐；平时各安疆理，互不侵伐，保持着比较原始的氏族部落制的社会组织生活。

战国时期秦惠王更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直至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是为封建郡县时期，由历代封建政府建置州、郡、府、县等行政区划，分疆而治，对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以后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是为重庆开埠设市时期，随着整个国家社会性质的改变，重庆已由封建社会地主官僚聚居的城市，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下供内外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场所。解放后，重庆逐渐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工业水平的社会主义大都市。

本简志拟以封建时代的郡县政区的建置兴废为中心，附带也叙述其前后演变的经过，以供研究地方古史和考古工作的参考。

一、氏族部落时期

公元前三一六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以前，四川还处在氏族部落制阶段。当时四川的历史还缺乏完备的文字记载，因此，关于氏族部落的地域分布，由于文献无征，或者语焉不详，不能作完备的记述，只能参考有关的某些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资料，作一点极其粗疏的推测。

《尚书·牧誓》篇说：武王伐纣，会师牧野，西方部族有“庸、蜀、羌、鬻、微、卢、彭、濮”，参加盟誓，讨伐殷纣。其中蜀、羌、鬻、微因不在本区之内，不予讨论。其余四族则应是川东地区的部族，有必要作一些探讨。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獯、夷、蜃之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巴氏、樊氏、譚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又载板楯蛮有：“罗、朴、咎、鄂、度、夕、龚”七姓，其说本出秦汉之际的史书《世本》，今《世本》原书虽已佚，但《后汉书》为我们保留的这段史料是很宝贵的。所谓“五姓”、“七姓”就是一个部族中包含着五个氏族或者七个氏族的简称，它们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共同体，其活动都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它是原始的社会组织形式。再加其他古籍所记，“巴国”地区之内有如下的氏族或部族。

在战国时期，巴境的辖区，根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县），西至樊道（今宜宾县），北接汉中（今陕西南郑），南极黔涪（今彭水、黔江一带以至贵州东北和湘西北等地）。”这是秦灭巴时的疆域，其范围大约包括今陕南、鄂西、湘西北、黔北、川东等地。